



教區牧師 門諾

現在的耶加雪夫已經很難看見這樣的景色了。
一幢尖頂的石砌建築聳立於泥城中央，富宗教意涵的標幟俯瞰著入眠的都市，聖潔的倒影在薰風中飄搖。蟲鳴的夏夜，銀月微光灑落在開滿小白花的草皮上，整片望去、彷彿墜落至地面的星辰。

星辰卻因突如其來的動盪而佚散於漣漪波紋。一名身著深靛色連帽教袍和白色高領襯衣的男子悄悄地打開教堂後院的籬笆、趁著微冷夜色溜了進來，他已經無暇顧及鞋跟踏過的所在陷落、或者鎖未扣上而發出噪響的漆白後門，因為這名教區牧師忘了把信徒的代辦急件拿回家了。

男人摸黑走過大理石柱豎立的長廊，在駐足於辦公室前就順利從暗袋摸出了鑰匙，他在堆疊有文件的桌面翻找了一陣後，總算找到了此行的目標物。然而牧師在默自離開空無一人的建物前卻感到一股莫名的不安……

估計是自己多慮了吧？
他僅是推了回因方才的匆忙略微下滑的眼鏡。



軍火商販 科拉特

這座教堂在主的注視下沉眠。

義肢讓科拉特更能感受到落陷，在蜿蜒青草之下、在溼潤土壤之中、在森羅枯骨之上。

銀白柔光包裹著他，絢爛有如卷冊中被詩化的神祇，石砌建築倒映在湖水似的眼瞳，專注和憐愛清淺浮於其上，像母親望向初生的幼犢、蒼穹俯瞰庇蔭的萬物、耶和華凝望云云的眾生。

是的，這裡注定成為他的領土。
經歷硝煙與火藥的洗禮，屬於耶和華的造物會在祂的注視下劃上屬於他的痕跡。他是領主、是帝王、是和上帝比肩的人。
他掙脫那群狼環伺的十字架，傷痕累累仍屹立不搖。現在，現在只差那麼一個步驟，他需要上帝的看照、需要天使的引吭、需要那無所根據卻又根深柢固的安心感，獲得它們，用來鎮定徘徊哭泣的過往幽靈，為深淵中的墳墓蓋棺。

那只盒子被男人放在禮拜堂的中央，裡頭裝了幾塊破碎的骨頭和些皮革碎片。

指針滴答的譜出告別，待它越過最上方的數字，往事就將入土為安。他將不會一再把骨灰重新挖出令自己心如刀割、攤開著如數家珍，因為他挑了塊上帝著眼的墳墓，會有天使亙久地高唱聖歌。

於是虛影和動盪都在那一刻煙消雲散，起點和終點都塵埃落定。

他毫不猶豫地按下引爆的按鈕。

/*呼拉、呼拉、呼拉瓜(/>ω<)/!情人節快樂，雖然我們還沒碰到面(呃



教區牧師 門諾

凜冬早已走遠，但真正意義上的火季並不存在於此片凍原，夏天僅僅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一種虛無縹緲的可悲信念——就像斯瓦特山另一頭的住民們、對於受萬千比特國民擁戴的一神教的說法那樣。所以當刺目火光在屬於神的土地上倏地竄起之時——

「我的主啊，這肯定是啟示的開端。」

在壯麗的爆炸聲和焚燒下手捧文件、於胸前畫了十字的男人這麼說了。

可是門諾壓根兒不記得教廷或政府曾下達過拆除教堂的命令，儘管他偶爾亦認為這棟陳舊的大理石建物確實該翻修了，也不應該是這樣暴戾的方式罷？因為除非神怨，否則造以行祝禱禮拜、歌詠上帝恩德的殿堂是不容許被任意摧毀的；或者基於安全考量，最起碼也該有個預先通知的動作。

永恆的剎那間，曾有聖歌繞樑的長廊消失了、曾有管風琴聲迴盪的禮拜堂消失了、屹立穹頂的十架也消失了。飽受驚嚇的男人略為踉蹌地跑了幾步，才不至於遭飛散的瓦礫砸傷（他暗自慶幸起大概沒有其他人在教堂裡）。燒灼的殘骸破片四處可見，他站在不再安寧的星夜下回首望去，透明鏡片上倒映的是橘紅色的憤怒和悲傷……噢、還有個自餘光掠過的陌生身影。

但誰會在半夜上教堂，還恰好碰上了場爆炸事件呢？

「先生、不好意思。」

背對著一片火海，男人朗聲叫住了對方：「請問你在深夜前來教堂的理由？」因為他從不覺得一切偶然都只是巧合。

/* 超lag的情人節快樂！（都快被我拖到變清明節快樂了rofl